

子华子十卷外四种

早華早十齋

子華子序

顛五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
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
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
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
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雋之士爲其
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
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闡爽善持論不肯苟容
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
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

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

顛五

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紀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

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
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
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齟答卒
以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子華子卷之一

二同卷

晉 人 程 本 著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
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

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
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
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
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
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

顛五

二

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割割通三而爲一離之
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
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
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
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

也陽之正氣其名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幹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氣爲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爲

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
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動焱本相應孰
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
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
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

顛五

三

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
之曰和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
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
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
之而子亦嘗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

與道而爲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
藏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
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知也是故道立於
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爲萬殊
齋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欲全其生務全其
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
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爲上虧
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全生者
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欲欲分得其
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之薄矣其虧彌甚

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
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
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
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
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
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
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
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
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

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
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
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君下小臣不得上升
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已裘墜焉於是百
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魚號之弓而藏其

類五

四

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
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
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
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
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

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
異於雲言之辯也惡足以相感召而賓使之
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
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
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
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
正之譎甚而殺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
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
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
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

也作爲大燭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
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
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
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
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

顛五

五

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
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
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
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
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

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
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
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
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
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
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
造者矣夫人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
轉而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
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
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

吾誠恐大圜之上嶢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謫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憊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

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

顛五

六

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邾子以達于禮聞於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

郊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先王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淪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綴罍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郊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郊子而達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子華子卷之一